

王伯祥、叶恭绰致郑振铎函札

石光明 谢冬荣

国家图书馆藏有王伯祥和叶恭绰各致郑振铎手札一通,分别涉及《袁昶友朋书札》购藏及抗战时期善本古籍运美之事,颇具资料价值,故而不揣简陋,予以整理,并略加按语,以为参考。

一、王伯祥致郑振铎

铎兄台鉴:张祖南君昨日下午三时来,《袁氏藏札》十二册(计两包)面交点收。按册内略有揭去,但非新痕,照目开逐一点对,有多无缺,其中颇有粘附诗词及拓片,多未入目录中。当即以尊款六百元与之,兹原包送上(目录附入),乞加检收。此札内容甚富,价实便宜,所惜随时粘集,不免凌乱,如加以整治,别付装池,不失为一瑰宝也。明季史料如便拢集,幸假庋敝处,俾资渔猎,想亦我兄所乐许者。专此即候俚安,并颂撰祺不一。弟麟顿首,六月十七日。

此通书札共二纸,写在印有“开明书店股份有限公司用笺”的专用稿纸上。另附有信封,中间墨笔书“郑先生台收”,右侧墨笔书“外书札两大包并送”,左侧镌“上海开明书店沈阳分店缄”字样,并有墨笔书“王”字。

图书馆为该书札所拟题名为“开明书店王氏致郑振铎函”,盖因编目人员未详书札撰写者的具体名字而致如此。笔者从信封、称呼、所用笺纸以及落款诸方面判断,书札的作者应是王伯祥。王伯祥(1890-1975),谱名怀仁,字孟常,就学后改名钟麟,又改字伯祥,五十以后以字行^①,江苏苏州人。曾执教于北京大学,先后任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伯祥先生与郑振铎先生是商务印书馆的同事,两人交情笃深,王湜华先生认为“伯祥先生一生中交友自然不少,最早而且至老情意不断者,当推顾颉刚与叶圣陶。认识比此略晚,而交谊始终不凡者,则首推郑振铎。”王伯祥虽然比郑振铎长八岁,但是一直称呼郑振铎为“铎兄”^②。

①王伯祥:《度稼偶识》卷一,中华书局,2008年,第31页。

②王湜华:《王伯祥传》,中华书局,2008年,第65页。

书札的主要内容是王伯祥先生将代为购买的《袁氏藏札》(入藏国家图书馆后,又拟名为《袁昶友朋书札》),托人捎给郑振铎先生。《袁氏藏札》现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共十二册,另有目录一册,与书札所述相符。该书是晚清名人袁昶的友朋书札集。一九四〇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袁忠节公手札》后有袁荣叟跋,其中谈到:“先父昔尝手辑友朋来函,装潢成册,题曰‘停云留迹’,今犹藏之云间故庐。”该书札第十一、十二册的书衣正好有墨笔题“停云留迹”,与袁荣叟所述相吻合。

抗战时期,为抢救沦陷区的民族典籍,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郑振铎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郑振铎主要负责与书肆、藏书家的接洽,以及已购书籍的编目与保管^①。在1940年12月2日给张寿镛先生的信中,他就谈及拟购买《袁氏藏札》之事:“申报馆胡君介绍袁爽秋氏友朋函稿十二册(先送样本一册来),每册索一百元,经数次商议,已落价至一千元。此书关系颇大,且系编年者,于近代史料大有关系,菊老亦甚注意及之。似可购下。兹将样本一册奉上,并请决定。”信中的“袁爽秋氏友朋函稿”当即是王伯祥先生书札中提及的《袁氏藏札》。不过此次并未成功,在第二天的信里,郑先生说:“‘袁爽秋氏友朋函稿’因原主来索取,已暂行退还。”^②至于最终什么时间购获,目前尚不清楚。

王伯祥先生这通书札的撰写时间,因无明确的记载,尚难以确定。但是根据郑先生给张寿镛先生的信札来判断,它至少是在1941年以后,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

二、叶恭绰致郑振铎函(图见封二)

西谛先生:一周前所上一书,计达。兹因整理在港运书各文件,欲奉告数事:

1、在港装箱运美之书,弟处目录尚在,惟此目录限于运美各箱之书。其由沪运港之书的总目,大约尊处必有之,将来须由尊处除去其中运美各书,即为尚应存港平山图书馆之图书。可向该馆询查,是否尚在该馆(馆中经手乃马季明、陈君葆)。

2、运美各书之目录,当时编制匆促,不及查注版本等等。弟拟向尊处补查补注,以为向日本索回之据。此项工作或由尊处办理,更为省便,因诸书皆经公看过,且有底册,易于覆按也。弟已觅人将各箱目录再钞一分,以备尊处应用。

^①苏精:《抗战时期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近代藏书三十家》附录,中华书局,2009年,第237页。

^②刘哲民、陈政文:《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162-163页。

3、此运美各书又闻仍在港,但并无确据,尊处曾否得有何项最近消息?

4、蒋慰堂要自运美各箱中抽出之书,经弟托人带渝,以为途中失去,兹查尚在香港,无恙,特此奉慰。但此部分之目,弟处无之,须候收回时点对方能明白,然必不出尊处所收者之外也。

读《求书日录》,不胜感触,故贡近况,以备参考。有人见赠《蜀笈谱》,知公所好,谨以奉贻。余不一一,即承安□。綽上,十一月七日。

此函请留存,并见覆。前呈《我也来谈谈教育》一文阅后乞交回,因无副本也。

叶恭绰(1881-1968),字誉虎,号遐庵,广东番禺人。民国时曾任交通部总长、铁道部部长等职。建国后,先后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院长等职。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和收藏家、书法家。

此通书札的内容与“文献保存同志会”密切相关。1938年上海沦陷后,叶恭绰避难香港。国民政府除了在上海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外,又在香港设立联络点。叶恭绰先生时任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被安排负责香港联络点的事宜,主要负责上海转运过来的古籍的保管、转运以及该地区流散古籍的搜购。

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搜购的古籍邮寄到香港后,由叶恭绰安排全部运到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收藏。该校的负责人最初是许地山(1893-1941)。许氏卒后,又由马鉴和陈君葆接手负责。马鉴(1883-1958),字季明,浙江鄞县人,时任香港大学教授。陈君葆(1898-1982),广东中山人,时任冯平山图书馆馆长。

1941年6月间,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陆续将搜购的甲类善本,共二千多部,邮寄至香港,由叶恭绰组织人员拆包、装箱等,准备运往美国暂存。不过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批运美古籍即告失踪,直至抗战胜利后方才在日本本土发现,并于1946年8月追还。

此通书札的撰写时间应该是1945年11月7日,可以借助信中的两点内容来确证:第一,信中谈及的“《求书日录》”是郑振铎先生在上海沦陷时期抢救典籍的日记,从1945年11月1日开始在《大公报》文艺版连载,至12月2日为止,叶先生所读的应该就是这段时期的;第二,信中提到“此运美各书又闻仍在港,但并无确据,尊处曾否得有何项最近消息”,说明当时还不明确这批书是否确实在日本,遑论追回,那么其时间应该在1946年8月前。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月朔年仙夫人閣下前奉
 手示並催
 古溪書印密行揚州駐防華字營
 同運使福壽張紹陵豫獲俾悲其未回
 藉手
 整頓圖款已赴收上又聞運西
 三
 折回日某黃峯山初梅未如

桂陽百枝標遠德富堂縣旌經劉軍
 學退仍由金鄉西去有銀具三軍夫刺
 諒不久留東境也舍弟高龍桂字多望
 軒堂防濤候賊邊備一仍懇
 另籌撫換以便騰出卦豫情勢
 勿誤止
 韋星如李渭
 方

文见第 97 页

西滄先生一圓而止一書計畫亦因整理在港建書
目文件。後年古越事一在港裝箱運美之書。亦要
目示為任。修此目最限于建美久相之書。其由派運
港之書的係目。大約 為要必有之。將來須也
為要亦去四建美久書。即為存港平山園
之書。可向該館詢查。最多者在該館。館中多者乃
馬家驊路是
之建美久書之目前。當時編纂勿促。不及查注該本
等。中亦擬向 為要補查補注。以為向日本詢問之
據。此項工作。或由 為要辦理。更為省便。因該書
皆經 公審過。且有底冊。易于落抄也。道現才已免人
將公相目系再創一。以為 為要應用。此選

義文書又引仍在港但並無確據
 有何確據也
 義文書中抽出之書經力化人書
 去前書在香港急悉對其
 分之日力不盡之強候候四時並對方健不自然
 為不出
 為不
 不據感觸故其也況以
 有人足經冒賊謬云
 貽外
 此山
 前呈
 我也未談
 裁育一丈
 國誠已
 西四月
 年制李
 此
 退
 卷
 二十
 月
 日

文见第 106 页